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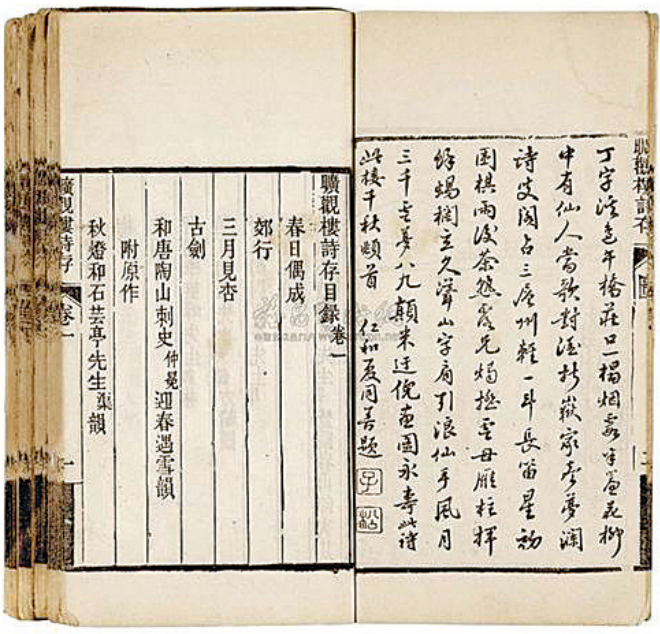
海陵旧话

潮桥朱氏琐记(上)

□徐继康



朱霖《旷观楼诗存》



朱霖《旷观楼诗存》

乾嘉以来,在皋东地区,丰利汪氏、岔河汤氏、双甸丛氏、马塘王氏、潮桥朱氏等家族堪称文化世家,在当地颇具影响。如今汪氏、汤氏、丛氏、王氏等皆有家谱或者诗文传世,对他们皆有研究。唯独朱氏,只闻其名,很少见诸文字,对之研究最少,关于其家世成员,一直都很神秘。

道光《如皋县续志》卷八“列传·义行”中,有朱清源的传记:

朱清源,字百川,国学生,居元兴镇,少读书,天性好善,镇南注地广斥迭遭水旱患,因割田数顷,筑高防,凿深池,转瘠成腴,乡人赖之。值岁歉出谷赈乏,施药施耨七十年,所费不资。遍铺街路多造井干,又因镇界大河,行人病涉,独造舆梁,四方往来者称为百兴桥。嘉庆甲戌游饥,独力助赈,捐银千余两,藏事,上闻议叙主簿。子霖,附贡生,官授太常典簿。孙敬文、董振、乐轮,议叙盐知事。

据《潮桥志》记载,朱姓是在明末清初时从安徽歙县迁来。按民间说法,朱家是从事古董珠宝经营而成巨富的。此传中的元兴镇就是潮桥镇,民国《如皋县

志》载:元兴镇“即潮桥,旧名曹桥。乾隆时,朱元宰即其村构市房百余间,僦居,谋生者众呼为元兴镇。”用现在的话说,因朱元宰而兴起的镇,简称“元兴镇”,由此可见朱家在潮桥之地位。今天尚存的乾隆四十二年潮桥复兴禅院《赐田碑记》,在捐资人中,排第一位的,就是“信士朱元宰,助钱七千二百。”这位朱元宰应该就是朱清源的父辈。

道光《如皋县续志》还记载:“百兴桥,在潮桥镇,嘉庆二十年朱清源独建”“潮桥观音堂,由候选布理问朱允禄独建,前殿朱清源等修。”

朱清源与先辈一样,也是行善积德,做了一辈子的好事。朱家种善业种子,积大福报,故而数百年家风不堕,是有原因的。时人皆称朱清源为灌园先生,漳州知府王广业赞他“积学工诗”,我们在汪之珩《东皋诗存》的卷二十八,果然看到他一首《桐香书屋》。

朱清源的儿子朱霖,字霁桥,弱冠称诗,即以词坛诸老辈相角逐。王以衍督学江苏时,以文章取士,对他很是赏识。朱霖虽然仅是个附贡生,但交接皆名士,与唐仲冕、仲鹤庆、王广荫、朱玮、凌霄、李琪、于

泗、徐珠等诗文往来。有一个细节,当时如皋凡中进士者,如吴开阳、顾喧、顾清涟、胡连耀、袁祖安、邓瑛等等,无不是其座上客。他著有《旷观楼诗存》八卷,徐秋白为之题写书名,李联绣、王广业、吴开阳为之作序,夏同善为之题词。除了耕茶徐秋白外,其余都是朝廷二三品的大员,他们为一个海滨乡绅站台加持,足见朱霖人格之魅力。朱霖卓然以诗传,颇有诗名,能启和尚在编《莲因集诗钞》的时候,也收了他十首诗。朱霖很长寿,同治《如皋县续志》的“耆寿传”里记载了他,说他“同治癸酉重游泮水,彭味之学使赠‘芹藻重馨’额,现年八十四”。同治《如皋县续志》刻于同治十二年(1873),可以推算他约出生于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比他的妹婿兼亲家汤俊大七岁。他是嘉庆十八年(1813)考取秀才的。道光二年(1822),他应例太常寺典簿。李联绣在序文中说“丁丑噩耗惊传”,丁丑为光绪三年(1877),那时朱霖已经是年过九秩了。朱霖身体一直很好,他在同治十二年夏,八十多岁重游泮水之时,还与同辈登上狼山顶峰,吟诗多首,其诗兴之浓,身体之健,就连他的儿子们都赞叹父亲是“神明而寿”。

从俗谚看老如皋

□程太和

徐家花园里看戏——吃饱了来

清朝初期,如皋城里有一姓徐的大户,世代官宦,家产亿万,人称“徐半城”。乾隆年间,徐观政罢官回乡,在北门城里伏海寺(俗称“泰山”)西侧、安定书院之北,砌了一座花园,竹树花卉,假山鱼池,亭台楼阁俱全,名“霁峰园”,如城人称徐家花园。徐家自备戏班子,经常在花园里演戏唱堂会。外面的人进园看戏不要给钱,因而形成这一歇后语。喻请人做事不招待饭食。

孤贫院的土地佬儿——穷神

孤贫院(又叫“养济院”)是赡养孤寡、残疾贫民的社会慈善机构,原在如皋城里关帝庙西隔壁。院里的贫民靠社会救济维持生活,哪有钱买香烛、供品祭祀土地神?所以这里的土地佬儿(土地神)也很穷。这句歇后语用来形容有人吃饭时狼吞虎咽、穷急呼呼的样子。

丁堰的升子——一升(谐音“声”)抵升(“声”)半”

过去,买卖粮食不用秤,而用竹筒做的升子和木制的斗、斛量。十合为一升,十升为一斗,十斗为一石(读“担”)。各地升、斗大小不一。如皋县境内主要有三个标准,一是丁堰的,二是如城的,三是丁家所(今属海安市李堡镇)的。丁堰的升子最大,如城的次之,丁家所的升子最小。丁堰的一升相当于如城的一升半。

人们用其谐音为歇后语,喻说话的声音比旁人大。

立发桥的保正——史正(谐音“死症”)

立发桥在海安镇东南9华里。抗战前,立发桥属如皋县十四区管辖,如皋县十四区公所设立发桥镇,今属海安市城东镇。清光绪年间,当地的保正(旧社会在没有实行保甲制度之前,地方治安由保正负责。一个保正管一“坊”,坊,即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街道居民委员会或一个村庄。老百姓如有钱物失窃,就向保正报告,由保正查访,发现可疑的窃贼,即捆绑捉来拷打,逼其招供,退回赃物。所以窃贼、扒手都极怕保正。保正没有固定薪酬,靠追回失物时失主给一些赏钱。有些保正借父母、自己或妻子过生日之机,送帖子贺几次寿,当坊的商店和居民送贺礼发点小财。小偷、扒手往往也向保正送钱贺寿,以图巴结。)名叫史正(谐音“死症”)。由此传为民间歇后语,喻事情已成定局,无法挽救了。

石庄行向南——想到圩(如皋西南乡人、南通人将“圩”读成“愚”)

石庄镇附近历来出产土布,镇上布行多,以往人称石庄镇为“石庄行”。石庄之南原靠近江边,沿江筑堤以防潮水,不少村庄皆称为“××圩”(南通港闸区也有不少地方称“××圩”,如“高墩圩”等)。这句歇后语取其谐音,喻有的人考虑事情不切实际,难以办到,比较愚钝。

崇川往事

南通啤酒厂基建亲历记(上)

□陈希武

今年是南通啤酒厂建厂40周年,光阴似箭,一眨眼40年过去了。我参加啤酒厂基建时才30多岁,现在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。

1969年,我从上海警备区部队退役回乡,南通县政府安排我到南通县酒厂,厂址在金沙镇东风街。酒厂的前身是全县各小酒坊在50年代初公私合营合并到金沙来的,厂名南通县建丰酒厂,到60年代改名为地方国营南通县酒厂,下设三个分厂,即三余酒厂、石港酒厂、通海酒厂。我到酒厂报到的第一印象是这里很大,全是平房,也有几间草房。中心路全是砖头铺的,淋板拖车一走全是水,人走在上面水直往裤子里冒,冬天一结冰就打滑,只有在路边上走才不碍事。全场分白酒车间,四个灶头,另加大房曲,还有培菌室和酵母室、黄酒两个大组。

我到厂报到时,厂里见我好像是个文人,粗活干不动,就分到曲房给白酒车间送曲,下午帮助出大房曲。大房曲出来时一块块的,要用扬碎机打碎用手拖车送到各个灶头。后来厂长发现我有些文化就将我调到生产科当办事员,每天统计各个灶头的生产情况和出酒率。到了1975年,来了两位无锡轻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,原来在山东临沂酒厂当副总,因爱人老家在金沙,父母年岁大了,要求调到金沙来。厂里来了两位酿酒专家,将原来生产的地瓜白酒放在曲酒槽里,进行串香、勾兑,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。

当时,启海地区金沙白酒几乎供不应求,并获得省市优质产品奖。老厂长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增加产量,上酒精生产,先到兄弟厂参观学习,然后由钱工设计图纸,在南通冶厂、正场大丰油厂进行铸造加工精馏塔,铝铸件,在秦灶农机厂进行铸造和精加工。我当时就跑这几个厂的设备加工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,设备基本完备,就请了启东酒厂的几个老师傅来厂指导生产。几个月后,大家都能独立生产了,老师傅才回启东。有了酒精生产,经过小灶串香产量一下子提高了几倍,基本满足了市场需求,酒厂的厂房也有了很大的改变,建造了办公大楼,起了酒精楼,中心路也建成了10米宽的水泥路,厂里也成了县里的利税大户。

1978年,如东率先建造了海花啤酒厂,改变了南通无啤酒的历史。这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刚结束,广东省省长梁灵光调到轻工部当部长。梁灵光抗日战争时期是南通县的首任县长,住在三余海边曲东风的家里,他们关系处得很好。老厂长知道这个情况后,决定利用这个机会,想在不好生产黄酒的夏天生产啤酒,黄酒和啤酒的设备可以相互利用,就此打了一份申请。由当时的支部书记和曲东风专门到轻工部找梁灵光,梁灵光将报告批转江苏省轻工厅办理。这里有个小插曲:当时梁灵光部长是用铅笔批的,回厂后厂里派人去省厅,省厅办事员看了有点不相信,认为是假的,请示领导打了电话给梁部长,确认是真的。当时“文化大革命”刚结束,各行各业在整顿恢复,也没有这项资金来源,就和财政厅商量批为税前还贷150万元,就是说待啤酒生产有了效益用还贷款。

80年代初,150万元是个大项目,县政府决定由抓工业的副县长挂帅,轻工业局局长任总指挥,实际上总指挥是曹民福厂长,在全县范围内招兵买马,调有关熟悉基建设备的人才参与。厂里成立了基建办公室,总指挥曹民福下设财务供应科,由我担任负责人,科里人员的配备有财务总账、现金会计、土建保管员、五金保管员、四个采购员和现场管理。设备安装设计由钱元洪、陈福林负责,土建由丁惠兰、蒋亚玲负责,班子一成立立即与原来的工作脱钩上班,并立下了誓言力争当年设计、当年施工、当年投产,争取一年内拿下南通啤酒。

当时土建设备图纸一张没有,这可苦了钱元洪,他日夜设计图纸。有了设备图纸才好设计土建图纸,图纸一完成,立即由蒋亚玲送往南通纺织工学院设计院。为了争时间,蒋亚玲专门在工农旅社租了一个房间,设计完一张,立即送往金沙审核、施工。当时土建工程由南通县建筑公司六工程队负责,该工程队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做了很多项目,是有名的铁军。建筑公司对工程承包都是双包工程,包工包料,但曹厂长精打细算,怕150万不够用,就和建筑公司协商,采用包工不包料的方案,这样一来建筑公司少了利润,但酒厂的责任大了,要保证工程施工过程中不能停工待料。队长张洪兵当时和我一接触就摇头。当时我只有30多岁是个年轻的小伙子,这么大的工程用这么年轻的人负责材料供应,如果停工待料怎么办?曹厂长见他有顾虑,就开导他说,你放心,路遥知马力,没有使用怎么知道不行,真的停工待料一切责任损失厂里负责。这样我就走马上任了。事后曹厂长就鼓励我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,有了责任心任何事情都可以办成。他就教我如何备料,急用的先准备,后用的待后再准备,要保证材料质量,做工作要脚踏实地,一步一个脚印。